主编的话

文化研究已经成为目前国际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学术思潮之一，也是当代知识生活中最富于变化、最令人兴奋的领域之一。自 圆缘世纪 怨园年代以来，文化研究被陆续介绍到国内，如今已成为国内文化批判的重要话语资源。作为一门开放性的学科，文化研究涉及“文化研究”的历史、传媒研究、性别政治、民族性与民族认同、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种族、大众文化、身份政治学、美学政治学、文化机构、文化政策、学科政治学、话语与文本性、重读历史、后现代时期的全球文化等。由于文化研究涉及领域相当广泛，再加上西方关于文化研究的专著也是卷帙浩繁，我们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译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完大部分的文化研究著作，也很难比较全面地了解文化研究的整体面貌。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以为从“关键词”入手来介绍文化研究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无论是整体的学术史，还是某个杰出的理论家、思想家的学术体系，其精华常常凝聚在几个核心概念即关键词中。威廉斯的《关键词》一书就是一本通过对关键词的考辨来梳理西方思想史的经典著作。这样，一本通过关键词介绍西方文化研究方法的书，能够抓住文化研究的核心，真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本套丛书的缘起之一。

同时，也是更为重要的，出版本丛书也是与中国语境中文化研究自身建设息息相关。[illegible]世纪 [illegible]年代，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文化现实也发生了极大变化，这些变化既给中国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也提供了极好的机遇。源自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在此时被介绍到中国，并经过不断的补充与再阐释，已经成为许多学者用以解析中国自身文化现象的有力工具。但是，由于许多使用者对理论及概念缺乏准确的把握和理解，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在进入中国以后，产生了极大的错位与变形，甚至违背了文化研究的精髓与灵魂。就已经发表的资料来看，理论与概念的梳理、识别和积累工作做得很不够，概念、术语的界定不清、使用混乱是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一些文化研究工作者对一些重要概念缺乏必要的辨析，拿来就用，既忽略了这些概念产生的语境和它们特有的含义，也对它们的出现与“文化研究”之间的

复杂关系缺乏明察。概念与术语不统一、不准确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对西方文论的进一步传播、改造和应用。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多: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繁多,前后更迭,相互影响,加之其方法、观念又往往超出文学学科之外,因此,有的概念在国外原本就异常复杂、混乱不清,而有的概念则是由于我们的译介口径不一所造成的。概念、术语是研究的基石,尤其是对具有强烈批判性和实践性品格的文化研究课题来说更是意义重大。因此,扫除这一障碍已是刻不容缓。下工夫清理和厘定西方文学理论中关键性概念应该成为对目前国内文化研究工作欠缺的一种弥补。

本丛书在理论的浩瀚大海中选取几十个重要术语与概念,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撰文辨析。每本介绍一个关键词,理清其学渊系谱及发展变化情况,以期规范使用者在运用这些概念时的差异和分歧,指出文化研究中重要概念的形成与变异与文化研究学科的互动关系,努力完善和推动文化研究学科的发展,进而寻求通往概念确切性的道路。这一工作无疑将会对文化研究工作者及广大青年朋友起极大的帮助作用,同时对于文化研究的初学者也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

陶东风

□□□□年 猿月 员□日

前摇摇言

近几个世纪以来，有关“文明”与“文化”概念的论争曾经掀起过几次高潮，论战双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早在 [illegible] 世纪，经过各自民族和国家形成的决定性阶段之后，英、法两国都在欧洲以“文明”国家自居，罗素曾言：“一直到 [illegible] 世纪为止，各拉丁民族把日耳曼人看作是在文明上低自己一等的人。”而与他们的“文明”意识相反，德国知识分子用“文化”概念批判本国从法国宫廷抄袭而来的所谓“[illegible]”（礼貌）的肤浅和表面化风气。到了 [illegible] 世纪后期，特别是 [illegible] 年以后，德国在欧洲强大起来，跻身为西方主要殖民国家之一，这两个概念的对立才暂时被淡化。进入 [illegible] 世纪以

来，尤其是在 20 世纪 30 年前后，因德国发动一战，英法再次以“文明”的名义联合起来对抗德国，这两个概念重新变得针锋相对、势不两立。

而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也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即文化所富含的感情色彩开始慢慢超过文明，并逐渐取代后者成为一个越来越具有普遍性的概念。只有当涉及整个民族历史，尤其是古代史时，我们才使用“文明”这个因宏大而显得有些空乏的词。而就个体而言，我们更偏向于文化的概念，乐意说自己是一个“文化人”而不是“文明人”。

词汇的演变常常反映着一个时代和社会的独特风貌，尤其是两个彼此相关而又有所区别的词，它们在历史发展中的此消彼长、互相制衡更能体现这一点。文化与文明正是这样两个能折射出独特时代精神的词汇。一方面，它们之间是休戚相关的，没有文明，就不可能有文化，没有文化，文明也会举步维艰；而另一方面，这两者之间又暗含着一个尚不清晰的界限，尽管常常处于互相纠缠和混淆之中，但却都有各自独特的适用范围，人们对这两个词汇使用上的不同选择实质上隐含着独特的价值取向，进而反映着整个时代和社会的普遍风尚。

那么，文化与文明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瓜葛呢？它们在不同语境中被人们使用时所呈现的优先权的不同到底蕴含着怎样的历史与社会意义呢？它们对我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现在的生活又会有怎样的启发呢？本书就是想尝试着通过对文化与文明这两个关键词的思想史意义进行追溯而对问题作出解答。当然，我们不能奢望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能把这个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但这至少是我们在开始时就抱有的美好愿望。

本书主要选取了五个人物来结构全篇，他们分别是赫尔德（[illegible]）、马修·阿诺德（[illegible]）、阿尔弗莱德·韦伯（[illegible]）、诺贝特·埃利亚斯（[illegible]）和尤尔根·哈贝马斯（[illegible]）。除阿诺德外，其他几位都是德国思想家。这是因为近代史上所谓文化与文明的对立，主要发端于德国思想界。作为一个与文明相抗衡的概念，文化是[illegible]世纪德国中层知识分子寻求民族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双重产物。此后，各国思想界内关于文化与文明的论争，几乎都与这一历史渊源有着或远或近的联系。如阿诺德的文化思想即是德国文化思想在不列颠岛的遥远回声。我们所选取的这五位不同时代的思想家或社会评论家，分别代表了各自时代中对文化与文明关系的独特看法，无论是从历时的角度，还是从共时的角度，他们的思想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和典型性。另外，就每位思想家来说，他们所论述的视角也各不相同，特别是一些思想家虽没有专门论述过二者的关系，但其思想体系中却已然包含了对这一问题的深刻认识。

本书首先要介绍的是德国的赫尔德。在德国近代思想史上，赫尔德是 18 世纪德国思想界的领军人物，他率先提出了与文明相区别的文化观念。在德国“文化”与法国“文明”概念相冲突的历史背景下，赫尔德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文明观进行了反思，强调用多样化的眼光来看待各民族的文化，肯定了各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每个民族和时代的独特价值就在于其不同于其他民族和历史时期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文学、语言、历史、习俗正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具体体现。赫尔德对文化观念的阐述开启了一条不同于英法现代化模式的文化现代性模式，对德国的文化现代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本书中最特殊的成员，马修·阿诺德的思想可以视作是德国文化观念在世界上影响深远的一个例证。某种意义上而言，阿诺德的文化观超越了他所敬慕的德国思想前辈，具有更加深远的历史意义。在阿诺德这里，文化已不再是确立民族意识和寻求自我认同的方式，而是成为他进行社会政治批评的有力工具。阿诺德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正处于英国文明发展的巅峰时期，而他可以说是从文明的内部，以文化为武器对当时整个社会展开了反思与批判。阿诺德的文化概念，既有古典色彩，又不乏激进意味，由于最先洞悉了文明社会带来的精神危机，他的文化批判被人称作“历史的先声”，对我们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而说起韦伯，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马克斯·韦伯（[illegible]）——他的社会学理论在国内学术界影响甚广，而对阿尔弗莱德·韦伯却知之甚少。其实，不仅在国内学术界，在德国本土，阿尔弗莱德·韦伯也险些被卷进历史的尘埃之中。正如赫尔德一样，阿尔弗莱德·韦伯是在 [illegible] 世纪末的文化考古时尚中被重新发现、重新认识、重新定位。阿尔弗莱德·韦伯是马克斯·韦伯的同胞弟弟，他的一生经历了德国历史的辉煌，也经历了德国的民族悲剧和德国社会的双重转型。这一特殊的历史境遇，使他格外关注德国文化，因而创立了自成体系的文化社会学理论。阿尔弗莱德·韦伯在二战时期成为知识界反抗德国纳粹统治的领袖人物。[illegible] 年之后，他的许多著作对德意志民族的政治和哲学反思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曾经师从阿尔弗莱德·韦伯与卡尔·曼海姆，还参加过雅斯贝尔斯与胡塞尔的讨论班。纳粹上台后，由于具有犹太背景，他于 [illegible] 年流亡到了英国，并在那里开始写作《文明的进程》。在付梓之初，这本书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直到 [illegible] 年苏卡普出版社出了袖珍本后，才突然掀起了“埃利亚斯热”，这本书被译成数十种文字。埃利亚斯关于文明是一个持续进程的观念在西方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文明的进程》，内容丰富、风格细腻，至今仍是这一领域中不可多得的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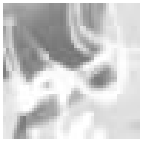
秀之作。

作为20世纪后半期举足轻重的思想家之一，哈贝马斯对文化与文明的问题也有着相当的关注，但其立足点与前面几位思想家有着明显的不同。哈贝马斯所关注的更多的是文化与文明身处其中的现代性语境问题。实际上，哈贝马斯已经放弃了对文化与文明的截然区分，在很大程度上把文化概念与文明概念融合在一起。因此，对哈贝马斯文化与文明观的论述，实质上也就是对他文化观的论述。这种视角的转移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至少表明文化与文明的概念已经逐渐脱离了其起源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具有了一种更加中性和规范的意义。虽然哈贝马斯没有直接论述过文化与文明的对抗，但他执著地以交往理性来对抗工具理性，某种程度上正是文化与文明对抗的折射。

最后，希望这本小册子能顺利实现一开始我们就对它所抱着的美好愿望，正如我们曾经对文明抱着美好愿望、现在仍然对文化抱着美好愿望一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摇目录



员辕一、赫尔德:文化观念的确立
员辕员员 光明、仁爱的一生
源辕源源 反思“文明”
苑辕苑苑 文学作为民族文化的表征
员猿辕员猿源 语言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
员苑辕员愿苑 文化史的哲学建构
圆缘辕圆缘缘 结语
猿愿辕二、马修·阿诺德:作为对抗文明的文化救赎
猿愿辕猿员愿 从“迷途的狂欢者”到社会政治批评家
猿远辕猿远远 来自“异邦”的“文化”概念
猿缘辕猿愿愿 何谓文化?
源愿辕源愿苑 文化对抗:非利士主义
源愿辕员员愿 文化对抗:自由主义
缘员辕缘员苑 文化融合:对文明的救赎之策
缘愿辕缘愿愿 结语
远园辕三、阿尔弗莱德·韦伯:文化与文明的对立
远员辕员员苑 文化社会学的开山先驱
远猿辕猿猿愿 何为文化社会学?
远缘辕缘员愿 对文化与文明对抗的首次系统阐释
苑愿辕源愿苑 “另一种现代化道路”及其启示
苑缘辕缘缘愿 结语

第四章 埃利亚斯：在“礼貌”与“教养”之间
第一节 循着文明的脚步
第二节 从“礼貌”到“文明”
第三节 十字军东征之后“礼貌”概念的浮现
第四节 文艺复兴时期宫廷社会的“礼貌”
第五节 “文明”与专制国家的社会发生学起源
第六节 “文明”的发展趋势和规律
第七节 作为德意志民族的关键词“文化”
第八节 知识与教养
第九节 法、德市民阶层政治参与程度的历史区别
第十节 “教养”与趣味：以歌德与腓特烈大帝为例
第十一节 “文明”与“文化”：不只是“礼貌”与“教养”之争
第十二节 结语
第五章 哈贝马斯：现代性语境下文化问题的阐发者
第一节 现代性哲学话语的言说者
第二节 从公共领域理论到交往行为理论
第三节 文学公共领域与文化现代性的发生
第四节 交往行为理论与文化的有效性要求
第五节 结语

一、赫尔德:文化观念的确立

赫尔德([illegible]),德国文学批评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信义会神学家。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只将他看作是德国“狂飙突进”([illegible])运动的代表人物并只注重于他对歌德([illegible])和浪漫主义的影响。其实,作为“狂飙突进”运动的领袖,赫尔德在德国文学的振兴及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历史主义、语言哲学的奠基人,他的著作对历史哲学、哲学人类学、语言哲学在 员怨世纪和 圆园世纪的发展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而作为启蒙运动的产儿,赫尔德批判了理性主义的文明观念,确立了一种新的文化观念,影响了德国思想史上对“文化”与“文明”概念的区分,开启了德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同于英、法等国的文化现代性道路。

员.爱光明、仁爱的一生

员苑圆怨年 愿月 圆缘日,赫尔德出生在信奉路德派虔信主义的摩隆根([illegible],即现在波兰的[illegible]),家境不算富裕也并不贫穷。在那里,他培养了虔诚、正直的品格。虔信主义影响了赫尔德的一生。员苑园年,他在一名俄国军医的帮助下进入哥尼斯堡大学研读神学、文学和

哲学，受前批判哲学时期康德（[illegible]）思想的影响很深，并与哈曼（[illegible]）结下了友谊。[illegible]年，赫尔德来到里加（[illegible]），成为一名牧师和教会学校的教师。受莱辛（[illegible]）、温克尔曼（[illegible]）和哈曼的影响，他先后出版了关于文学批评和美学理论的两部著作——《关于近代德意志文学的断想》（[illegible]）和《批评之林》（[illegible]），倡导发展民族文学，主张用自然主义的方法来研究文学，打破法国古典主义的束缚，并开始搜集和研究各民族的民歌。

[illegible]年，赫尔德辞去里加的职务，游历法国，阅读了大量启蒙运动时期的著作，并结识了狄德罗。在旅行之余，他重新思考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整理了自己的思想，写下了《[illegible]年游记》（[illegible]）。在《游记》中，他打算写作一部关于人类百科全书的《人类史》和一部以人道主义为基调的《人类教育和基督教教育手册》。[illegible]年，他在斯特拉斯堡（[illegible]）结识了年轻的歌德，并在文学和艺术理念上对歌德产生重大影响。两人的相识也拉开了“狂飙突进”运动的序幕。同时，他还写下了《论语言的起源》（[illegible]），将自然主义的、心理学的方法应用于对语言起源问题的解释之中。这篇论文获得了[illegible]年柏林科学院的征文奖。[illegible]年到[illegible]年赫尔德在毕克堡（[illegible]）担任宗教法庭顾问，积极参与了“狂飙突进”运动，与歌德、莫泽尔（[illegible]）共同合

作出版了《论德意志的风格和艺术》（[illegible]），发表了论莎士比亚和莪相的两篇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赫尔德确立了文学研究中的历史主义方法。与此同时，他还出版了《另一种历史哲学》（[illegible]）。这一著作唤醒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摒弃了启蒙运动的绝对进步学说，而代之以一种通过移情来理解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历史相对主义观点。

[illegible]年，赫尔德在歌德的邀请下到魏玛（[illegible]）担任新教教会的教区长直至[illegible]年去世。晚年的赫尔德逐渐脱离“狂飙突进”运动，对康德的批判哲学思想进行了批判，与歌德的友谊也最终破裂。在此期间，除了写了一系列神学著作之外，他还出版了代表其主要思想的未完成巨著——《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illegible]）。《观念》一书可以被看作是赫尔德在《游记》中计划写作的《人类史》。他在《观念》中强调人类历史是在整个宇宙的大背景中展开的，并考察了气候和地理环境对各民族文化的影响。他的历史相对主义观点也修正为对自然规律和人类历史规律的寻求。而《关于促进人性的书信》（[illegible]）则可以被看作是《游记》中计划写作的《人类教育和基督教教育手册》，其中详细阐述了他的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人道主义原则。

圆援反思“文明”

赫尔德经常用“断想”(云藻藻藻

赫尔德的语言思想是其整个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语言是人类进行理性思考的先决条件，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语言。因此，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要维护一个民族的文化首先要维护这个民族的语言。这种语言思想在他的历史哲学著作和文学批评著作中得到了贯彻。

赫尔德的最大贡献在于从历史主义的观点出发对西方现代化进程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他的历史哲学著作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世界历史，注重各民族、各地区、各时代中所反映出的不同文化，并试图从中发现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他首先提出“民族”（[illegible]）这个概念，被认为是“民族国家主义”之父。此外，他还发明了许多为后世耳熟能详的名词和概念，比如“民族特性”（[illegible]）、“民歌”（[illegible]）、“时代精神”（[illegible]）等，但因其流行，人们反而忘记了它们的起源。[①]他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其特定的民族精神，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illegible]），在赫尔德看来，是一个民族有机体的最隐秘体现，是民族特性的根本。它形成于每个民族所赖以生存的特定地理环境并随着各民族历史中不同的时代精神而发展，并最终表现在各民族不同的文化之中。

① 参见 [illegible]

在德意志与法国文化冲突的历史背景中，赫尔德通过对文明观念的批判性反思，确立了一种新的文化观念。启蒙思想家们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从野蛮逐渐走向文明的过程。当面对 世纪科学技术和知识所取得的巨大成果时，他们自信 世纪就是人类文明的黄金时代，并相信它是人类理性进步的结果。

世纪浸染着一种关于理性的统一性和不变性的信仰。理性在一切思维主体、一切民族、一切时代和一切文化中都是同样的。①

启蒙思想家们将纯粹化的理性看作是文明的标志和衡量历史进步的绝对标准，而 世纪欧洲社会生活中的知识和技术正是理性的最高代表。那些视理性为至高无上的思想家们拿着理性的标尺给其他民族、过去时代的文化贴上“落后”的标签。而赫尔德则反对这种绝对同一的进步学说。一方面，他认为各民族、各时代的文化都形成于特定的地理、历史环境之中，有着不同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因此，应当用多样化的眼光来看待各民族、各时代的文化，不能用理性的同一性标准来加以衡量。另一方面，他并不将这种各民族、各时代所体现出来的个体性特征绝对化，而是肯定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因此，赫尔德反对启蒙运动思想家对“纯粹理性”的高扬。他看

① 转引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年版，第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